

謝蘭著
賀昌羣譯

新

波

商務印書館發行

新 波 斯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十九年四月初版

每冊定價大洋捌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謝

蘭

譯述者

賀

昌

羣

發行兼
印刷者

上海
商務印書館

寶山
路

路

發行所

上海
商務印書館

及各
埠

館

THE NEW PERSIA

By

V. SHERAN

Translated by

HO CHANG CHUN

1st ed., April, 1930

Price : \$0.8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All Rights Reserved

前言

波斯的政治和經濟地位是這麼樣的，要是關於他的事情寫一點東西出來，那準定會得罪許多與他有利害關係的人或團體。譬方你說得俄羅斯人喜歡了，英國人和美國人及許多波斯人又不喜歡了；所以要每方面都盡人如意，那全是不可能的。

書中各章所論，多係新王即位之後，對於波斯問題的一個淺短的窺測，我並不打算要討任何人的喜歡的。我還記得在德黑蘭時班魯女士——一個具有高尚人格的波斯女教員——對我說：『波斯現在不須要什麼頌詞或謳歌；波斯須要的是公理。』公理——在波斯亦如在別的國度一樣——常是一顆苦口的丸藥。

這裏當善意的感謝在波斯的各國的人士，他們曾多方的幫助我，得以完成此書。尤可感者，還當鳴謝：彌爾斯坡博士——波斯所聘美籍財政委員會主席；皮爾生先生——內務部顧問，與米爾文賀先生——波斯省及南部商埠的顧問官，蘇俄大使樂林利夫及其部屬，不列顛領事團與駐伊富汗的不列顛總領事布雷斯多；亞細亞雜誌的編輯先生們。同時，須得鄭重聲明者，本書所述各節，除特別標出引句而外，均得由我個人負完全的責任。

著者。



維力帕沙查李

新波斯

目次

第一章	李查沙之崛起·····	一
第二章	李查沙帕力維·····	一七
第三章	美籍財政委員會之行政·····	四六
第四章	美籍委員會理財政策與波斯政治之關係·····	七三
第五章	大不列顛的政策·····	九一
第六章	蘇俄之政策·····	一一八
第七章	國內的社會問題·····	一三一
第八章	波斯的形式藝術與社會生活·····	一五〇
第九章	波斯人對於歐洲的態度·····	一六七
第十章	結論·····	一七九

新波斯

第一章 李查沙之崛起

一九二一年波斯的衰敗的國運可算完結了。從前艱難締造的波斯帝國，早已陷於無政府的狀態；中央政府失其控制的重心，號令所及，不出於都門。大不列顛——經營波斯唯一的歐洲強權，曾用盡心機幫助波斯，而並不以吞并波斯全國為代價的不列顛，在一種冰炭不容，半為矛盾的政策中完全顛仆了；而俄羅斯仍舊守據着波斯國門。這個時期波斯國步的艱難，——摩爾根 (W. Morgan Shuster) 謂為『波斯的歧途』(strangling of Persia)——已經到了極點，在很樂觀的人看來，波斯國民已經從最後的酣耽昏瞶中自覺了。

到這個危急存亡的緊急關頭，波斯國民的墮落和麻木不仁，可謂大事已去，而不意疾風知勁草，危難識艱貞，

當此國破家亡，間不容髮之際，竟有李查沙帕力維 (Reza Shah Pahlavi) 其人者，不避險阻，挺身而出，卒能排衆魔，敵萬惡，施展其蓋世之能力與明斷，而爲舉世所知的『政治的軍人』。他領導波斯入於新生命的坦途上，重新恢復了當年的威望，統一了波斯帝國。他所成就的和現在極積建設的事，恰如編排一齣長劇裏的一段情節，在許多國度裏，在衰敗零落的時代中，這種中興的事業，在驚惶失措的東方是屢見不一見的。我們姑無論波斯的中興，是否李查沙一手奠定，或是波斯的興盛能否達到真正的成功，都是另一問題；而這齣戲劇的反應，確是給了歐洲人一個含有重大意義的警惕，他們消磨了幾許時間，口口聲聲要征服東方，把東方踏爲平陽一塊。再退一步說，姑無論一個李查竟猝然產生於這個文化的策源地，而挽回岌岌瀕亡的國家於如何程度，總之，這場事業已在世界各處的人類中深深的植下了一個自覺的基礎，爲大多數被壓迫的人羣預先埋伏下。昨天在土耳其發生的，今天在波斯遭遇的，也許明天會在中國或印度見着。這些老大的民族，雖說半在睡覺或衰落的情狀中，但是，距滅亡確很遠着呢。

一九二一年波斯的國勢，可正造成了李查的勳業。波斯全國人口有一千二百萬，而大半都是未曾受過教育的國民，他們的生活還是在中古東方的經濟狀況之下，國中全境普吸鴉片，人民赤貧如洗，真弄得山窮水盡。一般權臣滑吏，聚斂敲剝，內則高壓平民，外則勾結英俄，狼狽爲奸，恰做到「上下交征利」的地步。在西南一帶，富有石油，爲波斯全國最富的天產，但是，久已陷於英人的轄制之下，北部商業繁盛，而執其牛耳者，則爲俄羅斯人。總之，波

斯全國一切的生產方法，都操縱於外國人之手。國中除了在高加索的一條俄屬短鐵路外，到現在還沒有一條國有的路線，財政的系統，照近代歐洲的情狀比較起來，混亂到不可思議的程度，國庫破產，中央政府的殘喘，是已多年仰給着外債而苟延；一般社會生活，如在風雨飄搖之中，朝不保夕，毫無生趣，顛連困苦，竟如幾世紀以前所遭受的。至於部落民衆如巴克第耳人 (Bakhtiaris) 卡西格人 (Qashgais) 都自認爲實際已離波斯而獨立，亞拉伯斯坦 (Arabestan) 阿撒怕查 (Azerbaijan) 也都同樣的叛離。各地路政不修，荏苒遍野，盜賊蠭起，官吏不惟不加以勦除，公然任其納捐上稅，而後允爲窩護（或至少是不去干涉他們）。全國的軍隊無訓練，無秩序，餉銀低賤，毫無戰鬥能力，而稍爲具有實力可以調遣得的，只有原來的哥薩克 (Cossack) 舊部，可是，軍官還是俄國人，編制亦全是俄國方法，（直到一九二〇年爲止）。中央政府的威權，實際已掃地以盡，召令不能出於京畿的德黑蘭 (Teheran)。其時內閣首相爲塞普達爾阿撒巴 (Sepahdar-i-Azam)，他原是萬惡的政治匪徒，在他的選舉期內，賄賂公行，不惜以國家千百萬的『圖瞞』 (toman 一種波斯貨幣) 爲私己之孤注，橫征暴斂所得來的國家賦稅，盡數入於私囊。總而言之，到一九二一年這個年頭，波斯須要一個救星的降臨，較之任何國家爲急切，那不消說就是李查沙，他所遇的時會，他所用的政策，當然祇有他才是這個瀕亡國家的救主。

論到波斯的衰落史，從阿契米泥朝 (Achemenians) 的光榮期到二十世紀的墮落期，無時無刻不與我們歐西的歷史發生聯帶的關係。小亞細亞中亞細亞的征服，與希臘之戰，阿契米泥朝與薩山朝 (Sassanide) 的稱

王改號，和亞拉伯軍的東征西討，波斯版圖的擴大；這些事跡，對於我們都是很沉悶的歷史，在學校教科書裏，徒然是無味的虛費。倘若說到近今の波斯，那便免不得要引起濃厚的興趣，將波斯過去的俄頃，已往的古代，來印證新得的經驗了。

在波斯京城德黑蘭的地方，有一個相沿的傳說，十分流行，說是拉斯愛丁沙 (Nasr-ed-din Shah) 從前遇着一位希臘的政治家，那時遠在八九十世紀以前，他對那政治家說，希望希臘人把『過去的紛爭和歧視忘掉』。而這位希臘的政治家，他的心中祇有十九世紀的思想，聽不清楚這位王子說的是什麼，這王子還是同當時與現在的波斯人一樣，他數着他的頭髮，直到大流士 (Darius) 和嘿累斯 (Xerxes) 出世的傳說。承繼着的是阿拔斯沙 (Shah Abbas) 和愷若爾 (Kajars)。

波斯開國以來，有這麼悠久光榮的歷史，固為吾人所興感；而何以現在波斯人不能善於處理他們自己的遺業，這是我們很奇怪的。哥賓諾 (Comte de Gobineau) 批評說，最近六十年來波斯人太過於驕墮了，他們持着祖先的餘威以自豪，全不注意當前所遭遇的境況，在十八十九兩世紀中，他們閉關自守，只知有己，不知有人，以為天下之大，惟有波斯帝國，因而形成一種落伍的衰敗的國民性。及至已被異族日迫一日的鯨吞蠶食，他們猶自認那些異族為戎狄之邦，不足掛齒，到頭來才覺得自己已陷於水深火熱之中，欲拔無計，雖經努力掙扎，而艱難萬狀。遠在二百五十年前，俄羅斯已啓其覬覦之心，開始侵蝕這老大的波斯帝國了；當十九世紀不列顛亦徐徐地進行其

侵略的步驟；愷若爾朝的君臣上下都置若罔聞，驕奢淫逸以自樂；波斯的國民也正飽食終日，茶餘飯後，還是抽着鴉片。無惑乎孔德哥賓諾在他的紀載中，很詫異的說：當十九世紀，中葉英國由阿富汗進兵德黑蘭時，那一次的短期戰爭了。先是波斯政府下令召集人民以抵禦英軍，波斯之回教師亦宣言願全民爲殉教而一戰，其時哥賓諾爲駐德黑蘭之法使參議官，見政府與回教官之告示皇皇，而波斯人民竟無一以應命者。而尤可怪的，實爲波斯商人，他們說，不列顛人將進城來了，不列顛人從前已經是勝利者，他們便將所藏貨物，盡量的賣與英人，反而譏笑那回教師的多事，什麼爲殉教而戰爭的話。

其後，一八四八年拉斯愛丁沙繼立，在位四十八年（一八四八——一八九六）波斯始由酣沉之中漸形覺悟，他才放眼一觀世界，而驚愕不置，於是遍遊歐洲，復向不列顛借外債，在相當的範圍內極力迎納歐洲思想，大行改革百年來政府的積弊，如賣官鬻職及盜賊捐等。但是，拉斯愛丁沙晚年却漸漸懊悔他這種維新的傾向了，他勸波斯的富人不要到外國去，他有一句箴言說：『一個波斯的完人，是不必知道布魯塞爾（Brussels）比利時京城（究竟是都市呢，還是一個村鎮。）』可惜，他的悔悟遲了；英國和美國的宣教士已經遍佈於波斯，設立學校收納中上階級的子弟，以及全國爲歐洲思想與歐洲人所激蕩而成的經濟特權，已經陷落於英俄的掌握之中，而無可挽救了。一八九六年拉斯愛丁沙遂被弑，一九二一年李查沙應運而起，這二十餘年來的經過，無非是歐洲列強的蠶食鯨吞，而衰老的波斯帝國的全盤組織，遂從此完全崩潰了。

這兩種同時而起的現象——外國的侵略和帝國本身生命的衰墮——一經混合，於是波斯國魂才有了蘇醒的餘地，如飲了一劑清涼散，從新振作一番。祇是積弊深重，蘇醒的活動過於遲緩，實際上並無若何的效力。在拉斯愛丁沙在位的時代，已經有過一次嚴重的運動發生，便是他以前將烟草的專賣權輕輕斷送給英國，波斯全國烟草業曾起了一度果烈的同盟抗爭，而這次的效力實有賴於回教師的宣傳，才得克奏膚功。波斯王——當他垂暮之年才於這次運動之中認識了民意，不能不俯順輿情，將烟草專賣權從英國贖了回來。從這次事件看來，——時在一八九〇年——有識者便知道君權絕對的勢力，已到了強弩之末了。其後約十六年波斯君主再受民意之脅迫，而頒佈立憲政體，即一九〇六年繆紮法愛丁（拉斯愛丁沙之子）之立憲是也。是役初起於德黑蘭，漸次普及於波斯全國，經幾番大騷動，而始抵於成。

繆紮法愛丁的立憲約章告成，波斯遂為法治的國家。政府為兩議院組織而成，皆由國民選舉。其一為國會（The National Assembly），全體任期兩年，其一為內閣（Senate）此制現已廢除，半由選舉，半由波皇任命。這樣一來，專制的特權便由皇帝而遞給國民了。波皇所任命的大臣，則對於皇室負責，而國會則操立法的全權，舉凡財政國用的預算，悉由國會支配。言論自由，亦立為基本法律之一，而相對的條件，則國民承認繆紮法愛丁得絕對保持其王位，愷若爾朝的皇系亦得永遠以嫡親男性相承。

自立憲約章頒佈之後五年，繆紮法愛丁（Muzafer-ed-Din）逝世，繼位者為穆罕默德阿利（Mohammed

Ali) 他是很健忘的，經不住這新產生的國會約法，常欲違背憲章，任意行動，他深信其間必發生不可避免的衝突，便招養了一支衛隊，作為他實力的後援；因此，遂暗中勾結俄國，求其助力，從新組織哥薩克軍——從這支部隊的軍官裏，後來便產李查汗 (Reza Khan) 握德黑蘭政治樞紐之實權。

穆罕默德阿利既以極嚴酷的手段對付國會，雙方遂起內訌，激戰一年（一九〇八——一九〇九）結果，他不能不去位，讓給他的一個十二歲的兒子阿馬德 (Ahmad)。

然而，波斯國民之痛苦，仍未嘗有異於昔也；在皇室方面，有雇傭之俄軍，及受俄人訓練之哥薩克軍，而國民軍方面之唯一作戰者，僅巴克第耳 (Bakhtiari) 的部落民衆，雙方短兵相擊，時有小戰，內亂不已，因此之故，遂啓外人侵略之口實。在北部，則俄人藉故佔據塔布立 (Tabriz) 與恩則力 (Enzeli)，南方則英人乘機吞併布什爾 (Bushire) 及設刺子 (Shiraz)。接着一九〇七年，便有英俄協約的新政策成立，不列顛與俄羅斯自此一致行動，凡二強所欲要求波斯者，無不此推彼助，狼狽以成之，直至布爾塞維克革命告成，始相決裂。

英俄協約直接的結果，自然對於當時二國本身有很大的利益，這是無須說明的，而其間接的關係則預伏後來歐戰時協約國克勝德意志之引線也。這對於波斯當然害多而利少了。蓋波斯處於二強之間，英俄兩國勢均力敵，比較的容易邀好一方而失歡一方，拒絕了這方的要求，而得着那方的保護，但自英俄協約之後，却使得波斯幾無一點兒獨立的形勢了，即是說，波斯的獨立，是要隨着二協約國的手腕與協約的時期而左右。這樣一來，英俄政

府對於波斯的國會，完全採一致的行動，譬如波斯欲借外債，必須向俄國或英國或二國共磋商；倘使借得英俄協約的外債，那波斯便先得許英俄以無限制的最高管理權，以作爲將來債務的擔保，如交通事業，電政，港口等，這是波斯當然反對的，所以在一九一〇——一一年之間，弱極的波斯政治，真是艱苦備嘗。

即以摩爾根親自的經驗而論，便是一齣英俄協約中所發生的一段好情節。先是德黑蘭的波斯政府已得英俄的同意，聘請美國的理財專家多人以整理波斯財政，摩爾根即被任爲財政委員會的總理，這個委員會共有十四人爲摩氏之助手，如今在各人的記憶中，總還新鮮的存在着，他們都覺得當時波斯實有整理之必要；着手之初，波皇即付以全權，如今日美籍財政委員會的權限一樣，一切關於財政上的計劃統歸摩氏一人擘劃，波斯政府的國家賦稅徵收，也歸摩氏施行，甚至如遇法律上有變更之必要時，亦得由波皇批准而頒行之。摩氏執政不久，即遭俄國之忌，強加非難，多方阻止波斯振作向上的企圖，雖至如何犧牲而不惜。關於此事後，來才明白俄國的後面還有英國主持着，我到莫斯科時，才有人告訴我，說英人在背後教唆俄人打倒摩爾根，要求波斯將他撤換。姑無論這話是真是假，他們果真做過沒有，而一九一一年英國首相葛靈 (Lord Grey) 確曾安排犧牲不少的利益以討好俄國，祇要在可能範圍之內，盡量的讓步。不久，摩爾根任命兩個歐籍的軍官爲新編的財政部徵稅隊長，此事即遭英俄一致的反對，俄國宣言不承認波斯財政部所派徵稅隊的有效，並聲言俄公使對於波斯皇太子的財產，——即波斯政府所得稅之一部——有保護的責任，於是財政總理與俄國之間發生齟齬，俄國——那背後還佔

着英國，——很嚴重的要求撤換摩氏，此事於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始告結束。初，波斯國會抗拒這個要求有四星期之久，無如俄羅斯已經動員派兵逕入孤立無援的波斯國境，自然的跟着又有他國的軍隊一致行動，波斯政府此時何去何從，當然無須說明的。於是在耶穌誕日的那天，摩爾根果然被撤換了，波斯政府不能不俯首貼耳以聽命於英俄。自此次事件發生，重大結果，是波斯此後非得英俄之同意，不得聘任他國人爲任何長官。

然而，一九一一年波斯所受恥辱，還不過是叢書中之一頁呢。英俄協約既是這樣的一帆風順，從英俄的眼光看來，波斯之獨立的希望，完全是一種幻想了。同時，波斯須要款項之急切，而不論何處又告貸無門，最後不得不承認二協約國的條件，借得一項外債，以北方的鐵路權爲對俄擔保，南方的對英擔保。後來鐵路也未建設，外債分文也未償還，然而，所得的結果，則很分明的顯示着：就是波斯全國的太上皇已移到倫敦和聖彼得堡了。

所以，當這幾個年頭，波斯內憂外患，兵連禍結，無論政治舞台上怎樣的迭替脚色，這個倒了，那個又來，總而言之，無援助，無實力的政府，無論如何在行政上是不能收好的效果以貢獻於國家的。但是，說來也可憐，他們就連嘗試的機會亦不許得到，一切任命的主權，政局的變更，政策的計劃，都得惟俄國公使之最高威權是聽。英國對於波斯比較的不暴逞一點，而他們還是常預備着供給協約國不時的需要。真令我們有點奇怪的，是當摩爾根去後，李查汗猶未執政之時，在這個時期中，那些號令不出於德黑蘭的政治家們，似乎連自己本身都不知何屬了，他們心中乾淨的一點獨立國家的念頭也沒有，給那歐洲的主人呼奴般的使命，譬如歐洲大戰，人們都趁火打劫，正當乘

機解脫之時，然而，在他們血脈中也許反抗的成分亦不會起過。

在大戰中，波斯的地位適當衝要，一方間於同盟國土耳其與德意志，一方間於掌握波斯大政的協約國英吉利與俄羅斯，這時各國對於波斯少數執政的特殊階級——王公大臣，大行其賄賂，金錢總得填滿他們的慾窟，這種事情，原是自古有之，於今亦然。這種貪財受賄的賣國賊，那還顧得國家的體面，只要有機會可乘，無不想金錢到手，所以那時波斯政府的要人，無人不是曾經過二重賣身的，——受了德國的賄賂，轉而又受英國的，有時俄國的也照樣接受，這竟是三重賣身了；但是行賄的結果，自然對於行賄的歐洲列強無有多大利益的；而在波斯政府，則內部分裂，無決定的政策執行，無用不堪設想，祇有「一事無成」一句，算是他們各各行動中的一致行動。在一個時候，德國公使，公然逼迫波斯幼主和大臣退出德黑蘭，加入德土同盟軍，但是，旋即被英俄制止了。在這個不厭權謀變化不測的歐戰期中，波斯對於列強所要求的，實際全等於零，波斯政府已陷於惛恍迷離的情狀中而無所適從，也許這一點才僅是歐洲中所得到的利益吧。

於是一九一六年柏塞息克斯(Sir Percy Sykes)公爵，率領一支英屬印度兵進攻波斯南部而佔領之，復於此組織「波斯」軍，號為「南波斯步兵部」(South Persia Rifles)。另外有一支土耳其軍則進襲阿撒怕查(Azerbaijan)，復從巴格達(Baghdad)繞道越「金路」(Golden Road)會攻之。旋北路為俄軍所敗，西路為英軍所敗，英俄遂奪其地而有之。一九一七年歐洲大戰將告終，不列顛所獲之結果特多，柏塞息克斯爵士遂入德黑

蘭，他便「接受」了波王的任命，組織波斯靖國軍，恢復了全國的秩序。他從艱難中極力的把持着，並不會得到波斯本國人真正的幫助，——也許仍想得到，也未可知，——獨力撐持，尤其在波斯南部大費一番心機。其時英國另有一支軍隊佔據了喀斯平（Kasbin or Kasvin）一帶地方。

波斯的戰時狀況，可謂奇罕極了。它所處的地位，表面上說是獨立國家就是了。在外交方面，孤立無援，沒有一個交情稱好的國家，波斯本身呢，無東無西，無所傾向，所以自一九一四年起一直到協約國最後的勝利爲止，波斯帝國，完全是一個烟霧迷天的戰場，任人逐鹿。及到俄國的共產革命奪得政權，始轉其勢力而向東方，不過此時俄羅斯的地位，恰恰掉了一轉，從前是英俄協約以來攻波斯，現在可被他們攻擊了。這樣一來，波斯恰便宜佔了上風的形勢，英俄雙方盡量的使用金錢以買好波斯，以至於市面上現金充塞，波斯各大商埠均有要求使行輔幣，而其餘的國家，直弄到無金錢活動的餘地。這一次全盤的戰爭，——鎗砲的戰爭和陰謀與賄賂的戰爭，——其實對於雙方一無所得，這是事實證明了的。原來英德在波斯的互相逐鹿，互相暗鬥，他們同一的懷着怕對方吞併波斯的鬼胎；此中消漲，俄國才算得到真正的實惠的。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成功，它多年來所獲的漁人之利，才算完結了。一九一九——二一年的外交形勢的轉變，英國從軍事上所得到的成功，一股腦付諸東流。拍塞息克斯公爵在波斯南部和在西北丹斯忒維（Dunsterville）所掙下的勳業，可以作爲將來陸軍課程中一段很好的教材，他一方告訴我們，在一種最困難的戰時狀況中，要如何應用膽識，才具，方可以底於成；而一方則昭示我們，這次所演的一齣

把戲，已經完全失掉其意義了。當一九一九年英國政府召集英波會議（Anglo-Persian Convention），英國出席者有刺遵（Lord Curzon）和拍塞柯克斯（Sir Percy Cox）——德黑蘭的總督，他們極力的刮剝「合法的」巨款以酬勞英兵的戰功，同那俄帝國主義的場倒，兩樁事實，遙遙相映；然而這次會議，在事實上實是戕殺英國在波斯的宰管權的利器罷了。

英波會議的內容，不過是很圓滑的說不列顛對於波斯處最惠國的地位，這樣一類的辭頭而已。在條約的各項目中有英國委員得有統治波斯財政及全國軍隊之權，承認兩百萬鎊的借債，允許不列顛對於波斯的各種幫助，如海關的改進和行政，以及全國交通等，得由英國執行之，——這些條約不啻將英國的保護權，籠罩於波斯國民的頭上，不過那條約的開場白，仍是說承認波斯全國領土的安全和獨立。英波會議往來的照會，也和其他的國際公文一樣，說得冠冕堂皇，而在另一方面，已把波斯輕輕的斷送為不列顛帝國的半殖民地了。誠然，這次條約是英人吮吸波斯膏血最後的一下，在法律上的根據，較之英人對付印度和埃及的條文嚴重得多。並且這條約所包括的內容和效力，較之法國對於摩洛哥（Morocco）宣告保護權還要來得有厲害。英波會議的危險性，是波斯人馬上就知道的，而且知道得很早很明白，無如英軍已經陸續不斷的深入波斯西北境內，高加索及南部一帶密密佈滿。非特此也，會議中之不列顛會員（或許是拍息柯克斯爵士和刺遵公爵）在策略上更犯了一個極大的錯誤，他們以七十五萬「圖瞞」行賄會議中之波斯會員，這些會員，身負着自己國家的使命，對於條約有簽